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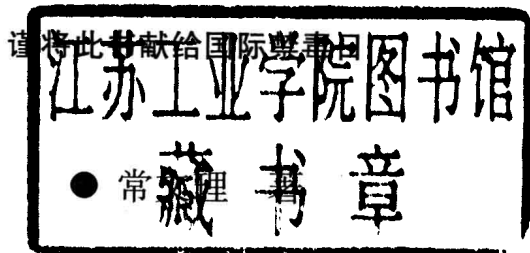
情人的滋味

常文理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情人的滋味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人的滋味/常文理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5.04

ISBN7-5063-2388-5

I. 情…II. 常…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3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278654 号

情人的滋味

作 者:常文理

责任编辑:联 国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文新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210 千字

印张:9.75

印数:0001-1000

版次: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63-2388-5/I·4705

定价:19.8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.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内容简介

某内陆城市发现了一个制贩毒团伙，头目绰号“黑翅蜘蛛”，情报不能确认其男女身份。肖云楠被任命为缉毒队长，当他偶然发现一个年轻的女吸毒者时，他惊呆了，那个吸毒女酷似他 20 多年前的恋人。肖云楠在缉毒中，邂逅了昔日的恋人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情感纠葛。小说在展开缉毒、禁毒、吸毒、贩毒错综复杂的全景描写中，重墨揭示了夫妻、父女、情人之间的浪漫激情与人性、人性、人欲以及伦理道德问题。本书情节曲折，人物形像饱满，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。

1

肖云楠从服刑的监狱被无罪释放回来的当天，就被局长叫到办公室密谈。

一年多前，肖云楠因涉嫌刑讯逼供罪被判刑3年，最近才查明，这是一起罪犯和一名检察官串通，栽赃陷害而制造的冤案。为了替肖云楠洗刷冤情，局长武玉川没有少操心跑腿，因此，当肖云楠听说局长叫他，立即去见局长。

肖云楠踏进局长办公室，却见他原先的刑侦老搭档徐昭坐在局长办公椅上，大腿跷到二腿上，一副主人的派头，不由一愣。徐昭见肖云楠发愣的样子，哈哈一笑：“愣啥，我不能当当局长，过过老板瘾！”说着，从椅子上跳下来，抓住了肖云楠的双手。肖云楠这才明白徐昭是在开玩笑，说：“我还以为你小子真当局长了哩，局长呢？”

徐昭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马上就来。”

二人正说着，局长武玉川迈着急步从外边进来了。一看见他们俩，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文件摆给他们说：“您俩先看看这份东西。”

肖云楠见文件头上写着“机密”字样，赶紧拿起来，和徐昭一起看。

文件写道：



近期本市发生多起吸毒事件。根据抓获的吸毒人员交待：本市区内有一个贩毒团伙，活动非常猖獗。这个贩毒团伙头目绰号“黑翅蜘蛛”，其年龄、性别不详。另据反映，这个贩毒团伙是个既制毒又贩毒的团伙……在我们这些内陆地区的城市，发现这种集制、贩、吸于一身的贩毒团伙，还很少见，因此……

武玉川等他俩看完文件，在办公室里踱着步说道：“把你们叫来，就是先叫你们尽快掌握些情况。省公安厅指示：要我们琢州市公安局专门成立缉毒分队，尽快抓获这伙犯罪分子。局里决定：让你们两个负起这个责任，肖云楠任琢州市缉毒分队队长，徐昭任副队长……”

肖云楠和徐昭听到这儿，俩人目光相视。武玉川继续说：“告诉你们，缉毒分队暂时还没有队员……”徐昭忍不住“吞儿”一声笑了。武玉川瞪他一眼，又说：“暂时不给你们派人，是为了保密，你们两个人的任务是发现吸贩毒人员，顺藤摸瓜，找到毒贩老巢，抓到贩毒头目‘黑翅蜘蛛’，把我们市境内的贩毒分子一网打尽。”

肖云楠听完局长的指示，说：“局长，我刚出来，还没正式归队……”武玉川截断他的话说：“那你今天就算归队了！”肖云楠只好又问一声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？”

武玉川说：“从今天起，咱们局缉毒分队就算成立了，不举行什么仪式，你们的行动从今天起就算开始了，回头你们两个商量商量具体行动办法，然后告诉我，今后我就是你们的直接上级，有什么问题直接向我汇报。”

徐昭说：“我手头还有些杂事，咋办？”

武玉川说：“一日内办完！云楠，你有啥问题？”

肖云楠说：“没啥问题！”

肖云楠和徐昭从局长办公室里出来，肖云楠问徐昭：“你有些啥线索没有？”

徐昭说：“有屁！”

2

黄昏已是深了，都市的夜生活被街头的灯光引入境界，站在高楼林立的大道上，遥望天际，竟像一片朦胧的虹霓。

肖云楠和徐昭坐在黑云雀咖啡厅里，俩人都穿便装，刚刚，举止婉丽的女老板亲自为他们沏好了咖啡，望着女老板浅笑的神情，俩人猜知女老板可能揣到了他们的身份，不禁为这个生意人的聪明感到惊讶。接受任务后，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行动。这些地方，看似幽静清雅，其实藏污纳垢，据说许多吸毒者喜欢到这儿闲逛。

咖啡厅的对面是一栋居民宿舍。

奔波了一天的市民像归巢的鸟儿，匆匆赶回各自的小窝。宿舍的窗户都敞开着，嘈杂的谈笑声、吵架声以及电视机、录音机等播放声从那些窗户里散放出来。

肖云楠呷着咖啡，目光望着外边，陶醉在那种温馨亲切的城市生活的气氛中。宿舍楼的一家窗户正处在他的视线中，在最初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从窗前一闪，很快又不见了。肖云楠感到那女人的头发有些散乱，似乎穿着一件杏黄色的衫子。他心头冒出一个念头：难道这女人刚刚睡醒吗？

停了一会儿，那女人的身影又出现在窗前，依然是散乱头发。就在这一瞬间，肖云楠看见那女人探出头来，一个类似小包裹的东西从窗户里抛了出来。

★
情人的滋味
★



最初肖云楠听见一声惊呼：“孩子掉下来了！”接着咖啡厅外一片嚷叫：“哎呀，谁家的孩子摔死了！”“是怎么摔下来的？”“快去叫车来呀！”

肖云楠敏感地跳起来，和徐昭一齐奔出咖啡厅。对窗下已围了一群人，指指划划，议论纷纷。肖云楠和徐昭挤进人群，只见一个婴儿躺在马路的水泥路面上，身旁是一团血泊，婴儿的头脸血肉模糊。奇怪的是，婴儿的眼睛周围很干净，没受任何污染，两颗眼珠子像两颗黑葡萄，幸亏婴儿还活着。

这是一个漂亮的婴儿。

肖云楠分明看见，这个婴儿就是那个女人扔下来的，他顾不得和徐昭打招呼，挤出人群，寻着楼房入口，直奔二楼那个房间。

肖云楠撞开那个房间门，立刻惊呆了。

房间里一个头发散乱的女人，躺在地上急促地来回翻滚，两只手拼命抓着自己的身子。她胸前的薄衫已被抓破，两个乳房半裸着，随着她滚动的身子摇摇晃晃。听见脚步声，那女人抬起头来。那是一张充满乞求的面孔，满面憔悴，目光灰暗，像是一个疲劳过度的人。

这是个吸毒的女人。

一个念头掠过肖云楠的心头。

这时，那女人已经滚爬到他的面前，双手拖住他的左腿。

“给我一点吧！求求你！”



肖云楠一阵恶心，抽动一下左腿。这时，徐昭也赶了过来，看见这种情景，他跨前一步，用脚尖挑开那女人，厉声说道：“站起来！”

那女人并不理会徐昭的吆喝，反而转身又抱住他，焦急地喊：“给我点吧，让我干啥都可以！”

喊着，那女人仰起脸来。肖云楠看见那女人焦渴的目光，忽然心中一动，他觉得这张女人的脸和她的目光，竟是那么熟悉，仿佛在哪儿见过。他重新仔细审视那女人的面貌，可以看出，如果不是衰老和憔悴，这是个漂亮的女人，弯弯的眉毛，小巧的鼻子，柔和的额头，尖尖的下巴。

肖云楠忽然失声叫道：“江玉君！”

徐昭惊愕地转眼看着肖云楠，说：“云楠，你认识她？”

肖云楠此刻已是柔情满腔了，他想起2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，想起一位令他20多年来魂牵梦绕的一个女人。他的心被这个女人的惨像弄得隐隐作疼，他弯下腰将那个女人托抱起来。

徐昭被他的举动弄得越发不解了。

但是那个女人丝毫没有反应，当她发现肖云楠托抱她时，以为有了希望，就狂喜地搂住肖云楠，急促地叫着：“快给我点吧，我就要死啦！”

肖云楠用力抱住她，不让她挣扎，对茫然站在一边的徐昭说：“她很像我年轻时的一个女友，看来她毒瘾已深，先把她弄走再说。”

徐昭愣了片刻，伸出了手。

望着徐昭把那女人带走，肖云楠不禁想起了2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。



20 多年前，肖云楠 18 岁时，在一座野战医院里做过一段临时工。那座野战医院就建在他的家乡附近，距他们村大约有三里多路。肖云楠高中毕业后，没事干，正好医院招临时工，由别人介绍，他就到这座医院里做了杂工，每天拾掇一次医院里的各种花木，给它们浇水、施肥、剪枝。同时，每半个月拉一次医院病号大楼里的垃圾，那些垃圾都装在从三楼到一楼的垃圾筒里。

★
情人的滋味
★

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刚入伍的女兵，名叫江玉君。当时江玉君在内科病房里做护理员，给病人们铺床叠被，送药打针，端茶倒水，清扫病房。那一年，江玉君也是 18 岁。按说，以他们当时各自的身份，他们之间是不会发生什么的，一个扫地拉垃圾的农民临时工，怎会被兵营里的人重视。但是，世界上的事有些就发生的让人莫名其妙。江玉君当年年龄和肖云楠一般大，参军三个月，新兵训练罢就被分到了这座野战医院了，她在医院里做了半年多护理员。当时的江玉君长相漂亮，单纯聪明，医院里的人都很喜欢她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朵艳丽的院花了。

然而就在他们之间，发生了恋情。肖云楠和江玉君最初相识于一场争执中，那是一天早晨，肖云楠上班时拉了医院那辆专门拉垃圾的人力车，准备把楼道里的垃圾清理一下。他刚刚打开垃圾通道的小门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喂，拉垃圾吗？”

肖云楠一看，见一个女兵站在医院门诊大楼口，对着他喊。他不知道这位女兵喊自己干什么，他经常在扫地时



见到她，穿一件宽大的白大褂，捂一个洁白的大口罩，端着白搪瓷的药盘子，在甬道里匆匆地走来走去。他开始只觉得她高高的个子，眼睛黑亮，以为她是个年龄大的女兵，后来见她脱下了白大褂摘下了大口罩，穿着军装在大院里走，才看出她的年龄和自己差不多，但他觉得她比自己成熟多了。他从未和这样的女兵们主动说过话，有些女兵见他总是副冷冰冰地样子，也使他不忍贸然和她们搭腔。还有些女兵甚至对他一副鄙视的模样，更使他从心底里产生一种自卑。他对她的印象很好，她从没有用鄙视的目光看过他。有一次，他拉车走到门诊大楼东边甬道一个小坡时，本该很重的车子忽觉轻了，扭头一看，是她在帮他推车，虽然只有一次，但他却一直记着，心里头总有一种感激，不过他们从没说过话。她今天喊自己干什么呢？

江玉君见他回过头，冷冰冰的说：“喂，我的钢笔不小心掉进垃圾管道里了，你帮我捡出来呀！”说着，两只大眼睛望着他，一点笑容也没有，好像她是个上司，正在吩咐下属做事。

肖云楠有些不快，既然让人帮忙，就该和气些，怎么用这种口气说话。但想到平时她还算和气，他也就忍了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答应她了。

江玉君扭头就走了。

5

那天垃圾管道里积的垃圾特别多，肖云楠装垃圾时一直注意着，遇到裹成团的垃圾就弄碎，但始终也没有见过什么钢笔。他心里想：也许她的钢笔掉在了别处。



肖云楠刚拉完垃圾，江玉君又找来了。

“我的钢笔呢？”一来就劈头问道。

“没有找到！”肖云楠说，又感到话太简单，加上一句：“是不是丢到别处了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！我亲眼看着它掉进去的！”

肖云楠说：“真的？”他有些奇怪，如果真的掉进了垃圾管道，自己那么细心找，怎么会不见呢。管道的内壁很光滑，不可能留在中间。肖云楠说：“我仔细找过了，没有见呀！”

“你肯定没找。答应别人的事为什么不办？不办就不要答应，答应了就要办！”江玉君忽然恼怒异常，气愤地絮叨起来，脸也气得发白。

肖云楠见她真恼了，有些不知所措，看来她的钢笔真的丢到垃圾管道了。他问：“你的钢笔啥牌子？啥颜色？”

江玉君说：“英雄牌，红色的！”

肖云楠说：“你等着，我再给你找找。”说着，他低头拉车就走。他把最后一车垃圾拉到地方，先卸了垃圾，然后一点一点翻开了垃圾堆。好大一堆垃圾翻完了，还是没有找到。这时已是下班时候了，医院里吃饭的军号都吹响了。肖云楠弄的满头大汗，钢笔没找到，汗也没少出，他好沮丧，这次怎么跟江玉君说呢！正这时，江玉君穿着一件崭新的草绿色军装过来了。她看见肖云楠那么细心地翻捡垃圾，心里有些不忍，对肖云楠说：“找不到算啦，别翻啦！”

肖云楠像赌气似的，仍然低头翻寻。忽听“咣当”一响，一个饮料罐筒里响了一声。筒的盖子尚未揭开，只有一个指头粗的口子。肖云楠听见筒里有东西响，敏感地弯腰捡

起了饮料筒，晃晃，里边又发出“咣当、咣当”的响声。莫非钢笔掉在了里边，肖云楠用一根铁棍撬开了筒盖子，一枝红色的钢笔果然藏在里边。肖云楠擦净了钢笔上的污渍，把钢笔递给了江玉君。

江玉君接过钢笔，惊叫道：“哎呀，太巧了！”

确实很巧，钢笔掉进垃圾管道后，正好落进饮料筒那个指头粗的口子里，藏进了饮料筒，难怪肖云楠找不到它。

江玉君接了笔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为缓和气氛，她问肖云楠：“我只知道你姓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肖云楠！”

“哎呀，这个名字好听！”

因为替人找到了失物，肖云楠心中的不快也没了，又听夸自己的名字，便轻松地笑了。

“我叫江玉君，走吧，肖云楠，到我宿舍洗洗吧。”

肖云楠认识不少男兵，有时偶尔到男兵们的宿舍去玩，但女兵们的宿舍他从来未进过。他惶惑地说：“我就在外边洗洗算了。”

江玉君说：“我那儿有香皂，也有毛巾，走吧。”

肖云楠固执地说：“不用，不用。”

“没有香皂怎么洗的净呢？”

“能洗净，锅炉房李师傅那儿有肥皂！”肖云楠说着，也不等江玉君再开口，逃也似的拉上车就走，他真怕江玉君会拉他，那样男男女女的一拉扯，算什么呢？

6

钢笔的事发生后好几天，肖云楠一直有意躲着江玉君，



避免和她走碰头，什么原因，他说不清楚。时间长了，他也把这事忘了，心情也不紧张了。这天，他下班刚要回家，忽然江玉君找来了。

看见江玉君，肖云楠心里有些慌乱，模样特窘，脸也发起烫来。江玉君那天穿件褪色的军装，衣服有些发白，红色的军领章因此衬托得更鲜艳，像两片小红旗。她没有戴军帽，一头短发束在脑后，她那张洁白细腻的脸蛋在黄昏里显得异常美丽，像盛开的一朵牡丹花。

江玉君比肖云楠大方多了，一进屋就笑着说：“肖云楠，今晚陪我到镇上看电影吧！我请了假的！”

肖云楠越觉慌乱了，托词说：“我回家有个紧事要办呀！”

江玉君却说：“这点面子也不给吗？今晚是我请客谢你哩，特地买了两张电影票，你不去多扫兴！”

肖云楠顾虑重重，又无法硬拒绝。医院里每星期晚都放电影，而江玉君却买镇上电影院的票给他看，是一片真心呀，他只好勉强答应了。他和江玉君相伴走出野战医院，正是下班时，院内的军医、护士、伤病员都在院内的花坛四周散步、聊天，大伙儿看见医院里最漂亮的女护理员和肖云楠并肩而行，都很惊奇，目光不断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。肖云楠本来不想和江玉君并肩走，见他们都这么看，反而赌起气来，那种畏惧的心情也没了，故意凑近江玉君说了句俏皮话，逗得江玉君大笑不止。

走出医院，俩人越发没了拘束，一边说笑一边往镇上走去，路上说得很投机。肖云楠头一次和一位姑娘并肩走路，又是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兵，心里既自豪又快活，幽默的话儿也多起来，和平时的肖云楠成了两个人。通往镇上

的小路两边都种着玉米，已有半人深了，浓绿的玉米叶子在黄昏的霞光里，透着一种厚厚地气氛。江玉君走着走着，忽然变得庄重起来，她扭着脸，望着肖云楠问：“肖云楠，你说，人到底该不该有理想？”肖云楠说：“理想？当然应该有了，人没有理想还行啊！”

江玉君又问：“那么你有理想吗？”

肖云楠说：“有呀，我今年也准备去参军！”

江玉君说：“当个大兵有啥意思，我想今年参加军事院校的招生考试，读书去，将来……”

那时候“四人帮”刚粉碎，地方上高校考试工作还没有恢复，因此肖云楠说：“农村上大学都是大队推荐的，我也是高中毕业的，将来当兵后也要考军事院校去。”

江玉君说：“部队里也是推荐上学，首先是表现好，才能被推荐，领导不推荐，有知识表现好也上不成……”

肖云楠担心地问：“那你们医院的领导对你怎么样？会推荐你吗？”

江玉君心事重重地说：“我怕的就是这，我这个人脾气倔，不喜欢讨好领导，家庭又是农民，没有后台。你不知道吧，在这儿当兵的，有好多都是大领导们的子女呢。”说到这儿，江玉君深吸口气，又说：“不过我也不怕，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。人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的。”

肖云楠从江玉君的脸上，看到一种深沉和高远。这种神情和他们的年龄极不相称，好像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人。同时，肖云楠也被江玉君说的那句“自信人生二百年”的诗激动了，心情变得热起来。这句诗他在学校上学时也听说过，据说是李白的诗句，但他从没有认真深思过它的含义，今天被江玉君一说，对这句诗有了深刻的体会。



肖云楠正深思间，江玉君又说：“喂，肖云楠，你们兄弟姐妹几个？”

“五个，俩姐，俩弟。”

“哎呀，你也是老三呀！和我一样，我也是两个姐姐，两个弟弟，唉，做老三的，啥好事也轮不到呀，都得靠自己去争夺，爸妈才会给你。”

肖云楠说：“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家里的头一个男娃，爹娘对我最亲，我和两个姐姐发生争执，爹娘总是护着我。”

江玉君叹口气说：“我可惨了，爸妈有了两个女儿，本想要个男的，结果我呢又是个女的，爸妈心里烦透了，根本没把我当人待过。后来我又添了弟弟，我的情况更不妙了，父母的心都操到男孩身上了，我就这样被人晾着长大了，不过我现在比我俩姐强多了，她们一个嫁了，一个也订了婚。女人一嫁人，那就难说前途了，我是要有一番作为的，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。唉，就看今年这次机会了……”

江玉君滔滔不绝说到这里，突然又沉默不语了，满脸的沉郁、向往、渴望，是那么迫切。黄昏中她好像是一尊深思的少女雕像。江玉君说的那些话，肖云楠也有同感，年轻人谁不渴望出人头地，有所作为。但他没有江玉君那么强烈迫切。他的向往是能实现更好，不能实现就慢慢来。江玉君的年龄和他一般大，却想的比他复杂，比他深刻。肖云楠带着一种近乎崇拜的心情，听着，一言未发，但他的心情却在起着悄悄的变化。

那天晚上镇里的电影是《卖花姑娘》，俩人看电影时都哭了。看罢电影，肖云楠送江玉君回部队医院，在路上，不

知是谁先动手，拉住了对方的手。

也就从那天起，他们的关系逐渐亲密，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。

7

那个吸毒的女人叫江玉君，她叫林雪，今年23岁，是个社会青年，从几天的审问中肖云楠弄清了林雪的一切。

从她被抓的头天开始，她就有一种恐惧感。她已经向毒贩子“老叫驴”除了三次海洛因了，最后一次，无论她怎么向“老叫驴”乞求，那个长着酒糟鼻子、大门牙的“老叫驴”都不肯除了。在“老叫驴”那间杂乱的屋子里，林雪急得脱光了衣服，对比自己大40多岁的“老叫驴”媚笑着，扭着屁股，走来走去。从前，每当她手里缺钱，只要露出自己那对乳房，“老叫驴”就会像一头饿狼般扑过来，把她按到床上。事毕，“老叫驴”就会白给她足够用一次的海洛因。但这次这种办法失灵了，“老叫驴”只是斜眼瞟了她一眼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林雪又加强挑逗力，双手将乳房托起来，晃着，对“老叫驴”喊：“来呀，吃呀，香香！”

不料“老叫驴”毫不动情，反而把脸一丧破口大骂：“滚，你这骚货，老子不稀罕那块烂肉，老子的货是拿命换来的，白白地给你这穷酸，我疯了！”林雪并不泄气，她继续媚笑着，嗓子更加甜柔，一扭一摆走近“老叫驴”，自己的手抚摸着自已的肚腹，慢慢往下滑，最后滑到大腿。这个办法凑效了，“老叫驴”的目光被吸引了，嘴角抖着，流出了一串涎水。他飞快地伸出手，抓住了她的乳房。林雪

★情人的滋味★

